

一朝醒来是歌星

陈升



这，就是我那该死的宿命的开始……

Contents

旧铁道与木棉花

- 小白 010
- 舍利花? 016
- 拥挤的乐园 022
- 我很怪，因为我真实 028
- 天王的物质依赖症 038

音乐与革命

- 虚幻与真实 048
- 鸡尾酒效应 054
- 和自己私奔 064
- 那些个南岛的雨季里 074
- 客人，要吃什么呢? 080
- 睡在那片美丽的蓝里 086
- 把悲伤留给自己 096
- 天才与校花 108

天王的“自我凝固”…… 112

愉快的行业？ 122

革命的日子 126

风中的咸鱼味

定性 vs. 飘移 132

有限度的移动 134

我曾路过这里…… 138

北京一夜 140

洞庭湖畔忆三国 146

捡拾一片屈原祠里的桂花 150

神谕 154

鲫鱼的梦 162

梦与真实 170

我们都是 A 调的人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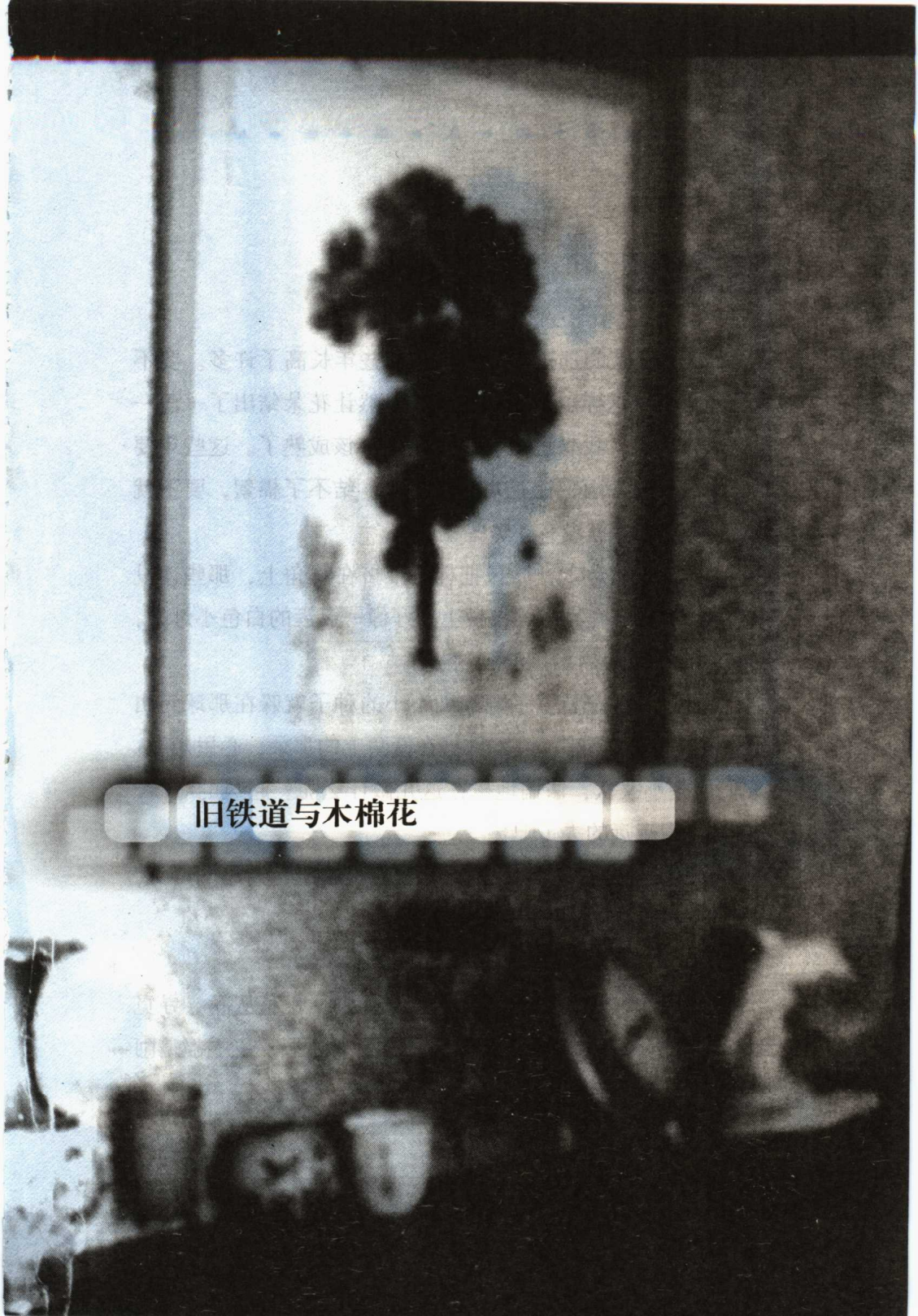
罪恶感

- 旷世巨歌 182
- 老板的心事 184
- 贫穷的感觉 192
- 写作妄想病 198
- 老嬉皮 202

半截地图

- 烟城瓜雅基尔 212
- 我们都需要切·格瓦拉 216
- 革命事业 222





旧铁道与木棉花

小白

旧铁道边上的那排木棉，比起前些年长高了许多。要不就是台北少有这样子干凉的春天，竟然让花朵结出了一蕊一蕊的棉絮来了，我想也是。这排木棉早该成熟了。这些年要不就是绵密的春雨，让花儿开不起来、结不了棉絮，要不就是我的心思根本就没有在这些事项上。

我靠在围篱边上，微风把棉絮堆挤在篱角上，那些还没落下的，就垂挂在高高的枝桠上。好像一簇簇的白色小灯笼，迎着风热切地想要飞翔起来。

我捻起一蕊来看，一颗细细小小的种子就躲在那球绵白的丝里，我蹲了下来，盯着堆挤在篱角上的那朵，心里想说：“你们这些小家伙，怯懦地挤在这儿做什么呢？起风的时候，就赶快飞得远远的去吧！”

阳光透过围篱稀疏的缝间，落在红砖路上，砖路的尽头，是围住木棉道的矮杜鹃丛。

我突然想起小白拖着它那肥胖的身躯，在花丛间寻寻觅觅的笨拙样子。说起来，小白会肿成那个样子，还不都是阿

潘害的。那天蝎座的女人真要命。

事情是这样子的。没有人真的知道小白的身世，可以说，这个公司在旧铁道边开张的时候，小白就已经霸在旧铁道边上那排后来被拆了的散漫面摊里了，那该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也许更久。

后来旧铁道要改建成停车场，面摊也拆了。那段日子不好过，每个人都要踩着一路的烂泥到办公室去，小白它属于一条狗的尊严也随着地盘瓦解了。

台北这个城市，真是有趣，总有一些任谁也管不到的地方。我们就在公司楼下的角角，用几台破车子占据了一块畸零地，没几天，也许是地灵人杰吧，小白也就回来霸住了畸零地旁可以躲雨的空位了。

来来去去的前几年，大家都在为新世代音乐革命奔忙，算算公司里同事连歌手，也就那么十来个，真的忙起来的时候，歌手都要在夜里被召唤去为自己赶着送去电台、电视台的唱片打包。

是一段美好而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说的……
有点穷，但心灵里反



而富足。

大家相濡以沫的，互相扶持，进出门时，总不会忘记为小白带点小礼物，小白也就成了家里的一分子。

我们都知道小白跟阿潘的感情最好。也许是阿潘身上那股猫味，特别惹小白的注意吧！那阵子，阿潘在她关渡的家里，收留了二十五只猫，大部分是流浪的。她笑着说，看起来，小白除了泡马子和吃以外，对这社会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贡献。要说有的话，就是让我们这条新打通的巷弄安宁了

不少。

别说是搞不清楚状况的野狗、野猫不敢经过这儿，就连放点不清想混进来把车停在我们的畸零地的大哥、大姐们都怯步不前了。

我在一个旧历年后的冷天里，突然奉召接下阿潘新专辑的制作



工作。

那真是一个苦差事，因为时间跟预算都很有限。最要命的是我的合作伙伴是一个千变万化的美丽女子。

她每天都给我带来许多新鲜的故事，从她对早逝的父亲的思念，到小时候瑟缩地走在飘漫着煎咸鱼味的海边的事。当然也带给我许多的不同的面孔和心情。有时候我得坐在录音室里跟她讲上三个钟头的笑话，她才能提起精神嫣然一笑。

她常常因为跟猫太亲近，弄得手臂上、脸上有些莫名其妙的抓痕。

但听起来，她的狗朋友好像也只有小白一个，且麻烦不少。

说是几天前一个夜里，巷子里熟识的人慌忙地跑来办公室说，小白被几个打狗卖香肉的人逮住了，正往路的那一头拖去……

七手八脚的，公司里的几个小朋友，拎了手上能绰到的家伙就冲了出去，把那个混账堵死在巷子里。仗着人多，一阵吆喝，好歹把一条好狗给抢了回来，打开偷狗的麻布袋时，差点没把大伙给吓坏了。好好的一条狗，被那几个混账家伙差点要打散了。

大伙心里想笃定要给这好狗来个告别式了。又是七嘴八舌的，众人把狗给抬到了对街的狗医院里去了。

这狗奄奄一息地连气都喘不过来，挺了一夜，竟然又从鬼门关里回来了。

隔天阿潘领着大伙，兴冲冲地提着看病的礼物去了狗医院。

狗是好了！坐了起来，报以大家熟悉的眼神。医生却将大伙叫到门外，腼腆地笑着说：“我、我这样说好了。谁是谁狗的主人？”大伙你看我、我看你的，一时间回不了话。“它是野狗？”医生张大眼睛反问着，还赶忙地解释说不是没良心，只是常常有人把路边拎来病恹恹的野狗、野猫，就往他的店里摆，却一走了之，弄得他也心力交瘁。他只是要搞清楚，有没有人肯对这条狗负责罢了。大家看看阿潘，女英雄站了出来说：“是不是要花很多医药费？”

“那倒还好，只是……后来我就鸡婆地给它检查了一下，结果发现……发现它有很严重的……性病。”

“啊？”大伙都盯着玻璃隔间后的那条好狗看……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啦！很多狗没看好出门一两次就会有。”医生好像在为那条好狗辩解着。

“那怎么办？”阿潘说。

“治，当然是可以治好。但是通常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建议主人把它给阉了。”

“阉了？”真难听。

“噢！我的意思是：结扎！结扎！”医生头上开始冒汗。

“噢！啊结扎之后就不会那个那个了吗？”几个女生不知道要怎样问。

“那个？哪个？”是个书呆子医生。

“噢！那个！那个！我也不知道。这恐怕要问狗了，不过……不过至少比较不会乱生一堆吧？”

然后，然后就阉了，肯定没有问过小白本尊。我是这样问阿潘的。

“你疯啦！怎么问啊？”阿潘嗔着。

够狠！真够狠！换作是我，立场倒过来想，一堆母狗，问都不问我，就把我架到医院，只因为我得了性病，还害怕我乱生一堆，就把我给阉了，那……我一定活不下去了。

够狠！真够狠！它又不会传染给人。我真心地向阿潘抗议着。

舍利花？

好兰迪说小白走了。还发生了好些有趣的灵异事件。

“比如说，”我实在受够这些做唱片企划的家伙，他们常常习惯于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说得像是外星人登陆在他家的后院子那样。

“你别不信邪！”

“我没有。”

“你有！”

“没有……”我忍住不笑。

“操！你有。从我认识你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你总是在心里偷偷笑我。”他吹胡子瞪眼的。真受不了他，年纪轻轻的，就非得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老头，再热的天气里，也总是穿得一身黑鸦鸦的，明明长得高头大马的，一百九十公分那么高大，却又整天鬼鬼祟祟地刻意要避开人。

现在，又透过那副徐志摩式的圆眼镜，用他那双小眼睛盯着我看。

“你知道它后来不是断了条腿什么的，不是吗？”小白自

从阉了后，就一路发胖，你可以想像它就像是用四根短木棍架住的生啤酒桶，看起来挺好笑的。没了雄风，偶尔有路过的小公狗惹毛了它，它叫起来不是“汪！汪！”的，比较像是“吼！吼！”咳不出痰来似的。

“最后几天，它再也走不动了，公司的人把它塞在电梯门口的小回廊里。然后，它以前那个老婆——小花。当然我们都知道它有很多老婆。小花在楼下电梯门口鬼叫几天，管理



一九八〇年在空军服役时的同乐晚会，与同志演唱英文歌曲“Heart of Gold”。